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內篇卷七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許蘭

呻吟語 is not here;

涇野子内篇卷七

明 吕柟 撰

柳灣精舍語

胡大器初謁先生於柳灣精舍問書冊浩繁可常讀者安在先生曰當先精通其大者但看書必要體貼見之於行可若為博覽記誦安能不患其浩繁耶

大器問衍先生曰禹無間然只在菲飲食回稱為賢只在簞瓢陋巷不改樂處今學者只去其一切外慕無所

繫累方爲實學只今夜之言果能行之以之立身而宜以之爲政而善無往不可若傳不習雖講一年也不濟事且力行甚難茍非操存爲之不已則心機又由熟路走了須努力過此關

問今之講道學者先生曰雖則幽深玄遠但我有捷徑法只做得不恥惡衣惡食便是道學

諸友有厭坐監之久者先生曰昔弘治間與馬谿田四五友在太學或共屋讀書或一寺習禮或面規其過或

陰讓其善或問學於舜顏或求法於祖宗或論世於千古冬不辭沍寒夏不憚祁暑若是者蓋四年也今諸君數月而出監猶以為久乎

先生常謂大器曰看書先要將巳心與日用常行比合其見自別

先生聞施秀才家被爕對人致勉曰此不必動心教他再用功水來溺不著火來燒不著

大器問明道伊川皆大賢也初學何先先生曰當學伊

川嚴毅方正為是若學明道和粹而工夫不至熟只見

燕朋日日往來不絶忽不知歲月之將至然學熟後便

是明道也

問古廉頗相如皆能公爾忘私乎先生嘆曰後之為臣

者既得柄了將天下公事皆要出自己意幹去通負朝

廷求治之意還是不曾學不然錯看論語也故雖廉藺

亦不如

或患義理難明曰凡人義理不明只是外物牽制去牽

制處義理便明矣

先生因學者往教曰昔蘭州有守墩軍姓周名蕙字廷芳初讀大學有不知的字講問於秀才其後將中庸語孟及五經盡讀之有得於心遂以程朱自任有鎮守恭順侯吳某請他教學周辭曰若使我守墩就去決不去往教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又有鄭安鄭寧二樂人進啟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至於此先生謂大器爲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

為本渭南有薛敬之從周先生遊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後歲貢過陜州聞陳秀才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遂拜訪其家問曰何以得此門户陳曰我常事父母有忿聲一日讀子夏色難章自悟即改其行薛嘆曰此吾良友也遂定交而去

問孟程言性如何曰孟子言性如水之就下程子言性猶水也亦有濁者不如孟子言的實

或問為學之法曰如禪家度人説過谿澗入虎狼口過

得此關方好葢私欲陷人殺人如谿澗如虎口也過此便是天理坦途矣

先生嘆人只舉業上用功不知言行於人關係甚大果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此真舉業也

先生謂大器曰藥中要用桑白皮須得老實人去取不致殺人必著如伊川家人方可正如觧州賑濟上司必用解梁書院善人給散雖不能必其何如終比他州均平能濟衆有益也

先生有感謂先祖大器曰學被功利之徒陵夷久矣汝二人當翻然改舊習學聖門顔曾思孟早夜參前倚衡如羮見堯如牆見舜甚無為俗所移因問君子儒曰在志道據德依仁小人儒不過藝而已

問作詩體如何曰詩有幾般樣有事物無道義是晉唐詩有道義無事物是宋人詩事物與道義並用吾儒之詩

大器問詩可學乎先生曰聖人可學況詩乎但不可溺

耳

有客談為臣者多好復私讐何故先生曰只是未學大臣當以事為天下事當以言為天下言又先要正君心為本昔周公徧草萊求賢如不及安得有讐可復雖漢唐之世亦有能用讐人者

先生嘆曰經書是平天下梁肉未有舍經而能致治者後世偏用法律是失開設學校之初意也

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

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根脚自不移

先生謂大器曰汝朴厚雖好又要激昂向上不然則徒朴厚雖不失於善人亦不能升堂覯奥

問今之學者開口專論致知是行如何却似宋儒各立門户者乎先生曰聖門教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如季路習得一信冉求做得一藝今人未得斐然成章便將高遠處做口頭語也

先生因人專務於高談曰在陜有一秀才不肯讀書每日高大議論則誨之曰可讀五經對曰此是記誦之學也曰不然心存方能記得與聖賢通不然讀經如喫木楂同横渠亦曰五經須常放在面前每年温誦一遍況學者乎

問患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寛綽些不可㧜㧜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是學

問五經四書熟後再看何書先生曰行後方能熟雖不

治他書可也

問作文先生曰須要思想思想通時如水渠通開流到處都是道理不思想雖眼前事見不得凡文字躬行中來方有味

問接人妨功曰好人多接幾箇何妨因他之有餘知已之不足無往而非學若燕朋燕友非惟無益而損接此等人便妨功

問如書經金縢顧命不必讀否曰讀經揀擇便是利心

問讀書玩物喪志如何先生曰此程子有為而言恐人口頭應答苟以心思之以身體之何有玩物喪志但恐讀之不熟不精耳

先生講罷謂諸生曰某之言論不可以為是必合之於心與理安方為是

問恐與人講論曰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巳之是非若含蓄不露也不是學孟子亦以不言為餂人

問動心如何制得住曰人之動心一日或有一二至到

渾然無欲處方無了須於動處一刀斬截歸天理乃定也

或質陽明致良知先生曰陽明凡百事皆習過了老來靜坐學者來問亦以此告人忒自在了然孔子不是這般學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不寢問禮問官之類未嘗少懈況下聖人者乎學者當日夜勤力不息猶恐知之不真得之或忘

問處世甚難曰處家處人當使仁讓有餘自處宜淡薄

無處不好

鷲峯東所語

大器問周南召南之詩先生曰詩教所係甚大葢周南召南皆言婦人之事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所見不從此出則荒唐一物無所見所行不從此出則窒礙一步不可行道不行於妻子則父母不能順學者識得認取無往不可故子謂伯魚云云

問齊家先生曰家極難齊齊則天下易治婦人家他不

識書字任一已之私若順得來於理有礙順不得來他便怨恨此堯以二女試舜唐太宗雖是英明之君亦止外面做將去此所以為霸

問子見南子先生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陶杏坦談禪學先生曰禪只是周一身之用不能運用天下學他無益孔子曰夫我則不暇又問禦盜曰盜賊以法制他他又生一法法有窮只是使民衣食足便是正法又要在上去貪官汙吏則正法方得行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問盜賊難使得化曰若在上有處自來就服因說近山先生在九江府被賊擡去神色不變賊又擡回此雖遭賊鋒刃待之以誠猶能如此况平日處之有道賊有不化者乎

問知人甚難曰然如趙清獻公與周茂叔同處不相知及再見方知茂叔也務實者不可以一言一事知他克諧曰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先生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當要理會其中舉時亦是如此後來雖事紛至亦不厭

王光祖執唐史約藁看先生嘆曰唐太宗萬世英明之君作詩文皆有巧思及納巢剌王妃蹀血禁門言不顧行巧處適不見了大器曰畢竟爲聰明所使先生曰憲

天聰明似不如是

問患功夫間斷曰出手入眼處皆是功夫焉得間斷

問儀禮周禮曰此周公傳心之要孔子作春秋本二禮而作

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儘朴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

又有此乎

昔者尹彦明在僧房中一年未曾妄轉動雖置扇亦有定處僧甚嘆服學者當學此方可

先生曰人心要廣大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可大器曰心大則萬物皆通曰然某又常言謙虚則寛綽而有餘矜夸則狹迫而不足

或問静坐心虚明固好及事來不免昏惰放逸如何先生曰還是静時未虚明也

伊川舟將覆無怖色人或問之曰心存誠敬爾同舟一人曰不若誠敬都忘却好先生曰此意見皆高然不如指揮櫂人柁人使順風也

或勸王光祖習舉業光祖曰打破此關幾年矣先生曰其知其為人非是巢父那樣的然其心必有所見矣

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巽其語

人家兄弟不和皆起於婦人馬谿田詩曰小䳖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甚切當

今之學者平日都能道仁義氣節及遇小小利害便改移了何以為學由是知高談者之無益也

先生講及各衙門制度精密大小相維嘆曰我太祖真聖人也非漢唐宋諸君所及凡事皆彼此頡頏互相貫穿故其法乆而不壞只在人善守耳

先生曰陳曰旦卒於太學虧了章詣盛寒天氣不憚往來垂涕泣親為買棺收殮一見陳卒於賢者之手一見章為朋友之忠

孟子不及孔子處還是學少有不同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這般樣學便與天地同流孟子養浩然之氣才能求塞天地耳

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顗庵公云西來一件為黃河二件為華山三件為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

朋友相處不可先有疑心橫於中若不相信還是積誠未到處未有誠而不動者也

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顔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於言也

學聖人要先讀論語讀論語莫先講仁仁至大而切學道者不學此則終身路差無所成

曾子有弘毅之學然後做得易簀之事雖顔子三月不違仁亦可並也

顔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壄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

了緣無領受之地耳只是一片磽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先生謂大器曰章詔有孝行有學識汝當取法若於臨事危難處觀之尤可見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還是因經行不得只得用權非反經而何漢去古未遠看書甚好今不可便謂之非也如舜不告而娶正是反經合道處

先生曰昔陝城有二士隆冬甚寒過渭河來聽易足凍

破亦不知大器曰此與立雪意亦同有志之人這般刻苦為學愧不能及耳

先生謂大器曰聖門弟子三千聰明才辯不為不多惟回也愚參也魯及其用功甚勇回則四勿參則三省乃卒能傳其道汝今且究愚魯處是怎麽樣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只在行步疾徐閒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自卑近始

思無邪功夫於學者極省力須老實下手做可纔起念

處便加省察毋得使如野馬馳逐向曲徑旁路走也

先生送學者至門有一友請中庸大旨先生笑曰中庸之理廣大精微非且行間便可講也汝果欲求之此出門間亦可見中庸

大器問僕僮多難使不免暴怒先生曰昔張思叔詈僕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即此是學且怒僕僮為甚麽耶

今之遊山水者與山水全不相干只資觀玩耳惟仁智者而後有此相契氣味

朋友不要厭他來往無往而非學見讀易詩書的朋友就講求易詩書見讀春秋禮記朋友就講求春秋禮記見能知當時典故的朋友就講求當時典故得之於心而見之於行朋友自不廢學何厭往來

先生謂諸生曰顏子當時未嘗應試只做不遷怒不貳過之學是以人到於今稱之三年取一番進士舉人有當日而泯者有未用而泯者有既用而遺臭者何足貴雖公卿三年間去若干今皆何在汝輩要激昂近思

諸生請先生遊高座寺先生笑曰此豈是道理去高座寺作甚江南朋友多以安閒放逸習成氣象去年雖與吏部諸僚曽遊幾處皆有記語多戒此事今之相聚當以勤儉相講終日乾乾夕惕若猶為不足豈可放心盃酒山水間耶

先生曰為學只怕優游大器曰此一回得一姪二友相講他們聞之甚喜不倦先生曰天下有資質的多但未得良師友皆誤了益義理之在人心特無人感觸之耳

一感觸便勃然興之矣故伊尹思以先覺覺天下也大器間動静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

鼓之舞之之謂神或風或雨不可測度而百物自生如使民日遷善不知誰為之者是聖人以神道設教也吾儒當法天學聖則廣大配天地方能鼓舞萬民

漢髙祖識周勃可以安劉知其器識重厚動静光明耳如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氏子乎故人之器

守最可見道

有一秀才問學先生曰不知爾心下所欲在何處對曰平生務區區舉業科目耳曰科目大著裏非小事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如何曰千萬年科目如顔閔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做一官便了事也曰當今學者之所習主司之所取不同柰何曰天下廣遠一科場中也有幾箇好主司也有幾箇

好秀才果有如孟子程子者應試决不遺了他其文章果說人倫物理精密透徹即謂之善言徳行豈害科目也

江西有五人來見先生謂之曰若等為實學動靜當以禮一人對曰是横渠以禮教人也先生曰不特張子也曾子亦然雖孔子克巳復禮為國以禮亦何嘗外是

先生曰教汝輩學禮猶堤坊之於水若人無禮以堤坊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横四出矣

先生曰觀諸生用心而不在言語者甚好然只要熟獨寢如此獨餐如此獨行如此正如丘之禱久矣與日月同明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著著實實做則到處可行

先生謂諸生曰先王之禮不行久矣一旦行之觀者駭異須賴知書者一講求如孔子習禮於大樹下雖叔孫通亦綿蕝習禮此皆是博學於文心下融會斟酌是約之以禮

先生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曾作絶句云說到二南牆面處何人知向造端尋其要只在正已

成之子吉初見問有妄思奈何先生曰心若妄思還是不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不到止至善也不算然工夫一時難做要自一心之微至天下之事無不體驗則柄欛在内又須虛心親賢取友友在五倫中所係甚重然不慎擇若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如水之流趨下最引人去也

先生曰國初都用老臣且久是以天下治如張紞黄福是聖門之徒與西漢人物不相讓一味躬行張字明秀號鷃庵陜西富平人布政雲南二十年爲吏部尚書文廟繼統在吏部後堂七日不食飲水死節黄字如錫山東東昌人撫綏交趾二十年於今未有久任如此者

葉監生問讀書多忘却先生曰還是未體貼程子云古之經典今之人事也若禮經最切於日用若易詩書亦是人事故學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益

其能體行也

先生曰如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是以漢儒多氣節故常謂諸生當自甘貧做

威問讀易為舉業累不大省得倒讀别經者好看先生曰所以學要脫去舊習方能有新得不然真居楚而學齊語也

黄惟用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

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了有僧曰汝習静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緑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大器問敦夫云彦明某所願見思叔莫不消見否見得不能尊賢取友也先生曰不然只是私心是面謈尹氏尹氏何等心胸豈能動得他程子當時開示他教他見

友正以友親可以盡言相觀為善

先生曰某平日文章輕易作了堯夫以墓誌屬明道明道許之大中公伊川皆不許葢以與堯夫學不同耳一旦明道步庭中明月見得堯夫之學與此景象相同嘆堯夫可謂安且成矣以告大中伊川始許之作

先生因門人拜人不禀而行曰吾人今日只以言詞相論把行事背却在後只管行去不免差錯如樂正子從子敖雖舍舘不問孟子亦責之

先生曰今日占卦雖為行冠禮而設得風雷益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於諸君講學事亦相應甚好夫自今衣服飲食宮室諸費省做些〻其祭器可做此〻若能常一習之當不令諸生耗財也

胡郎中論學急迫則不自得若寛緩又優游先生曰先儒譬文武火盡矣先須要終夜不寢終日不食有這心腸推却雜念義理上手了然後可從容大器問與勿忘勿助一般曰也是但不知怎能使勿忘勿助耳

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大器問禮可以義起曰固是要合人心謝汝中曰禮可以義起東郭子答之甚好曰協諸義而協則可不協諸義而協亦可乎

大器問太平公主胡致堂云不當誅如何先生曰此秀才說話也當時宰相七人五人出其門用事而反如何不誅且周公尚誅管蔡又問牛李維州之議曰李言取之為是牛守信為非

白問止盜曰建官惟賢問柔遠曰涖事惟能何謂也曰官賢則民安而盜寢事能則政舉而遠人格

涇野子內篇卷七

涇野子內篇卷八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希古問許魯齋仕元如何先生曰生於其地不得不仕吾縣楊元甫不仕於元魯齋嘗見其據禮謂門人曰曠古墜典夫夫能舉之其功可當肇修人紀元朝作歷遣太子致書安車徵聘如四皓故事歷成就退此意甚好魯齋死後分付不要請謚當是其志或未能盡行心亦

有不安處所以獨重乎楊也

薛仲常問文中子何如人先生曰古之人歟當在游夏之間又問擬經何如曰一代有一代之禮一代有一代之詩依三代類編亦以見風俗之薄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如中說中有多少好格言其模倣論語處乃門人姚義攙入的舊在觧州有王克孝者批點删定一本頗好仲常若見之當破其疑矣

陳世瞻問堯舜氣象先生曰若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

就汝適間一言一行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如程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打那裏做起必參前倚衡則仁道全體在此堯舜氣象在此世瞻曰在生一二分不敢望大器曰若一二分不敢望便一二毫不能到世瞻曰惟老先生常有此光景曰常有此光景也難但或早起夜睡或身之所爲或言之所發點檢不敢放過有差失處則不憚改若擴然大公物來順應則某豈敢願思慎亦常似我這等行可

先生謂大器曰爾好將論語說仁處類成一書時常推求是爲學大關鍵世瞻歷舉爲仁之說以對先生曰若這等却是借別人身上的來說不曾反諸身做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虛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

唐音問學只是存天理先生曰不知如何存也存天理

亦有幾樣應德問如何曰如彼此相對時說好話固是天理若心下又想别箇道理亦是天理又如在官盡官事是天理又却想家中事亦是天理惟不能致一連所說所盡天理皆壞矣如此亦謂之存天理乎

先生謂希古曰汝讀禮可將古之典禮與今之典禮比合孔子學三代禮而曰惟從周即是博文約禮意應德曰如此看禮省了多少力也

唐音問無事時如何主敬先生曰孟子說得好必有事

焉而勿正勿忘安得有無事時

唐音問師曠孟子取其善審音及其侍鼓鍾平公於子卯飲酒何足為審音先生曰師曠只省得聲音高下節奏若杜蕢之諫處反得審音之實者也使師曠而兼乎此不止為樂師矣

有一官言二十餘年仕路淹滯者先生曰前半截也不要管他後半截也不要管他只做今日的官其人深然之且稱其言於他人先生以為能深相信也

希古問門人葬孔子用三代之禮豈孔子本心先生曰然孔子曰縱不得大葬寧死於道路乎但門人尊孔子難以孔子本心論也辟如周之追王太王王季一般在亶父季歷則無此心在文王武王則有此禮

大器問伏生九十餘猶口誦尚書以傳其女子乎先生曰挾書之禁未盡除也這等人亦是賢者地位了漢時不但儒者好學就是文帝遣晁錯詣伏生之家口授尚書後世亦未之見也

陳世瞻問水之潮汐先生曰不過天地間陰陽升降耳即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猶人之語默夢覺也又問四海九州之外是甚麽先生曰未知六合之内焉知六合之外莊子亦説得好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莊周且為此言世瞻問海運先生曰求諸海運亦末矣又曰事勢不得已如何曰吾人求免乎此而已汝不問人運乃問海運

陳世瞻問元世祖恐不當祀乎先生曰如何不可祀也

有百年天下者其始之取天下雖非湯武然亦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處這箇血脉亦與堯舜之心相通但其道未廣大純粹耳

先生謂諸生曰信乎天理在人心唐太宗釋重囚盡近仁陳世瞻曰刑罰施於小人信義施於君子先生曰若這事亦可見信義可施於小人世瞻問先儒說縱囚知其必來因來蘘其必釋如何曰此過論也先儒史斷多有錯說若身處其地又不知怎麽的論事只求通物理

則可索過差則不可

先生嘆曰今人讀經書徒用以取科舉不肯用以治身即如讀醫書尚且用以治身今讀經書反不若也

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固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頼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善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元無許多等第也

褎汝中說事到面前不能泛應還不是一貫先生曰一貫先要逐事磨煉如十事中雖不能一一做過也要盡得數件方可類推此非小事曾子不知苦過多少事孔子後方與他說一貫今無孔子之質又無曾子之學遽

要一貫豈非妄想

一日有大學生二人來謁其一人曰上古無書六經是聖人寫的行事粗迹可見萬事只是一箇心先生曰可知道是一箇心但人要自察要講論又要虛心平氣義理自見不可先横一説於中是以陸子與朱子辯論面頸發赤縱説得是了其道已忘是時先生正飯未了請二子加飯對曰諾然一生又放下箸矣先生笑曰禮曰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人怎生不要聞見怎生不要六經

仲常問賈誼獻策未必不是先生曰但賈誼不如文帝文帝先要生養安息故為政只是養民為先旂曰是以孟子先井田曰然這便與我們為學一般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為政之先井田猶為學之先忠信也

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何以處之先生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為無養無葬也

希孟又問揚子雲之言亦好否先生曰但言不顧行希孟問程子曰揚子才短其過少先生曰揚子仕王莽一身渾是過

石希孟曰宰予問仁憂陷害又短喪又晝寢聖人也有這樣弟子先生曰此是宰予誠心直道處還是聖門高弟唐宋諸儒多有掩護不暇者心中多少委曲不肯便道只揀好的講故論人須觀其所由庶不差

張其怡問邵子數學何故程子不取先生曰程子以為

凡事推數都要趨吉避凶則人不肯盡人事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不取也

先生語大器曰今日方講述而章黄生却執衛靈章來問坐忘一至於此他們皆笑他不見汝笑容就此磨煉處處到了便是致曲人多忽畧過也大器曰昔龜山作課簿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如何先生曰孔子且云下學而上達古人作人未嘗不自淺近中來昔漢成帝后趙氏善容儀有班婕妤者帝召升車婕妤曰

豈敢有玷於帝車趙氏一日行步失儀諸妃皆笑惟班婕好斂容不笑若罔聞知帝見之喜曰人之修德者其苦心如此

問宋時賢人輩出多有方所先生曰一地方怎能得如周子湖廣人二程洛陽人張子陜西人朱子新安人四五百年生得數人而已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然今不可為地方限量當以聖賢為必可至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深淺否先生

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家一箇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已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

問孔子五十學易如何學先生曰此知天命時他人學易多在象占上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在象占外學

十月十七夜先生召大器進見賜茶大器出席周旋取

茶因謂曰汝回奉親敬長便只是這周旋取茶道理無別處求也

章詔陳昌積同大器雪夜侍坐先生曰聖人之學只是一箇仁顏子是聖門高弟三月外又違了仁汝三人試今夜將仁一體看明日進見詔曰只在克巳將難克處克將去昌積曰擴然大公物來順應大器曰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先生曰却不然宣之體仁却在樂上每見其多憂只是擺脫不開須要心胸寛廣有灑落

氣象可子發體仁却在守之以謙持之以敬孺道體仁却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諸生曰先生對病發仁敢不佩服

何克明問今之守令未久轉遷是以百姓多困先生曰然但貪汚守令一日在位民便受一日之害在位三年民便受三年之害其要只在得人

戴光問易卜著何如先生曰易專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道理後世以吉凶禍福言便小看了易易變易以從

道也

先生問黄沭與葛子東可數相見否對曰聞子東往莊上讀書先生曰知所奮勵便可進學平日只被名頭牽倒後來聞廵撫名見數次不出儘是高處顔子在陋巷當時豈無貴顯未曾見一到其門孟子不枉見諸侯子東若立得脚定當見有進也

戴光問夷惠與周程張朱如何先生曰夷惠還是聖人數子却因孔孟之道擴充去問孟子奚曰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曰推其極而言耳問既是聖人又降志辱身何也曰此正是聖之和者近乎涅不緇磨不磷處

戴光問漢儒太穿鑿曰不然其來歷還是孔孟遺意後來周程張朱非此不能訓詁至於義理自家主斷漢儒間有一二處穿鑿又門人相傳失真如我與諸生講論言語三四人録下中間也有寫得是的也有寫得想象的也有寫得差錯的便有高下深淺是以相傳愈廣失旨愈多學者貴乎得心為難語録次之

先生曰易之意都在言外看可得旅射雉一矢亡益矢比利欲雉比明德如去利欲便得明德若只在象上拘泥就看不去了

戴光問文帝殺薄昭如何先生曰薄昭是母之弟若殺之却太忍了諸生試處之大器對曰法不可不殺情實可矜莫若流竄之如何先生點頭曰此處甚好殺漢使者未必薄昭手刃其左右必有先舉者當收誅之但安置昭於遠地庶幾國法不失母心亦可慰仁之盡義之

至也
先生謂大器曰昨問任泰云王克孝在家造小書屋中祀孔子擇從祀如顔子數人自讀書不輟又教族中子弟數人其聞之真喜而不寐
大器問文中子説内不失貞外不殊俗此深有見先生曰此文中子力行之言人若不先實學徒立標的四方八面亂箭交射無躱避處故古之成材也實今之成材也偽而已

仲常子虚問發憤忘食先生嘆曰不可作題目看過聖人實實做去一日間不過憤樂耳理未得也發憤忘食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及其既得也樂以忘憂則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學者須求聖人憤樂始得但令人一日亦有箇憤樂不知憤甚麽樂甚的聖人只是工夫不間吾人雖知憤樂了又或是工夫間斷是以數百年常無聖人也

陳子發問文帝不及賈生先生曰文帝優於賈生闒闒

厭粱肉阡陌之馬成羣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未遲也諸生今廷試都依這樣發揮於策上方見實用處

二月一日先生來寺中有一生曰生雖讀書性却好忘曰非是性好忘還是心好忘吾人形體是血肉與理扞格不相入須要操存此心動静語默通照管得來則讀一句得一句用譬如一屋鎖鑰關住了然後所得東東西西不得出去孟子亦只是勿忘耳苟能於日夜間思量何處與聖賢同何處不同自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又曰自幼易誦易忘曰誦時勿作容易可作做難的用工便譬諸行事如水歸海火鑠金然孟子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也是這箇學

江西有一星士見先生問鬼神有無先生曰若無却元有鬼神二字士曰某處實有鬼火曰容是眼花對曰此親見之曰還其人所存不正若正人君子所行與鬼神通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又焉見鬼火邪又問文官幾代科第武官幾代封侯或修行中來或神仙中來先生曰

不然這樣人是閒氣偶然所鍾又存心有大小立功有厚薄如魏國公與國咸休葢莫之致而至莫之爲而爲這等命却非星士所能算若可算又非星士也

先生過寺胡賦抄完王光祖所選文中子呈先生看到中間邵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皆具子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後之好古者聚財因謂大器曰古物甚勿好不但喪志且作孽昔有清明洛水圖宋朝學士作有太監用八百金買去此太監貧乏他人用四百金

又買去送一天官討美官做將朝廷爵禄買古畫是死有餘辜後朝廷又抄去今又入其人手矣正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生問釋氏打透聲色關如何先生曰如何打透得賢賢易色吾未見好德如好色這樣言語便平正從古聖賢自男女飲食做工起吾儒作用與釋氏全不同充釋氏之學草木而後可者也

葉子大看先生文嘆曰躬行之言自使人感發看他人

文非是不好但不能感發其耳先生曰某不能文但修辭立其誠爲學便欲以義開士之心爲政便欲以利濟人之身有這點心平日甚激切是以人來問文者以是答之耳

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甚少惟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倒教人來求公邪若爲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邪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世

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寮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其處有其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

顧東橋論人不務農地多荒了且上新河圩壩斷廢不修先生曰天下勢而已矣如北方田土出幾多征求是以人多逃走田多荒了若新河一閘門面便得一二十金耕田得利幾何必將逐末者少抑之人方肯去務農

又如夏建官惟百周便三百六十於今豈止千萬下至吏卒皆食民之力者也不可無斟酌損益

程惟時問東橋論今天下徒尚繁文如朝覲一事天下州縣各出一項錢糧上京若將州縣皆附之府如古之附庸有何不可先生曰此是大禮如何可廢如過用錢糧謂之弊政只可革去不可因噎而廢食且三年一朝四海九州皆梯山航海咸知尊君親上之禮不然山州草縣過三年又過三年久則人民不知有一統氣象矣

此亦愛禮存羊之意也

先生謂大器曰人曾用功過的見他人動靜語默或得或失一見便識得破若宰相如何不知人其或有不知處則末之學耳

先生曰陳棟塘今日來會某某與言致曲功夫棟塘問與擴充慎獨一般否曰也是孟子曰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云云這細微曲折處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非慎獨而何棟塘曰近石廉伯寄書云若每在事

為上做工夫便支離了某不以為然曰孔子曰執事敬孟子曰必有事焉將孔孟非歟

張其怡問昨看伊川獻策不無疑焉先生曰此賢者仁心激切處不避嫌疑如為時事獻一策其言行使民得福不能行也罷譬如今人與同府同縣的人能推愛再推一步便不能乃巳私遮隔了聖門之教只是一箇仁惟顏子能克巳復禮方許三月不違仁如西銘言仁言天下之長皆吾之長天下之幼皆吾之幼是以古今聖

賢欲並生哉上書之志亦大著㐮

涇野子内篇卷八

涇野子内篇卷九

明 吕柟 撰

鷲峯東所語

胡大器問漢書多難看先生曰如汲黯董仲舒茅容管寧諸子傳先取作一編時常便覽以作志氣不為文章計亦自不難

方秀才拜先生祭茶先生曰茶不必祭祭酒則可酒尊者祭過亦不消且禮者宜也父子不同席若父喜命坐

則坐亦不可拘泥

問存神曰如舜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便是神何也蓋舜所存特舉一皋陶耳而不仁者便遠此處不可測度這般神非舜至明不能知非舜至公不能行易曰鼓舞之謂神舜提起一箇皋陶便是鼓舞之具千百年之遠千萬人之衆皆沒他這箇手段非神而何

問反身而誠之樂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有欠闕處心自不安怎生得樂如今日行一事接一人稍有不足雖

睡也不寧必反求諸身物物各得其所内省不疚何樂如之這様工夫非一蹴可到誠能恕上做將去久可到此地位雖夫子樂在其中顔子不改其樂亦將反身而誠始得

先生謂大器曰汝與曹汪二生同飲食舉盂起匕亦須不忘道理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正謂此

江陰一人説劉大尹久明敏先生曰劉尹某所取士也作書經意甚好某意他日必能恤民是以取之作守令

要其政悶悶者不專在明敏若重厚安閑而民不擾自好

一生以正學名語録來呈先生曰不可他人見之汝學正我學固不正邪張子作砭愚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改為東銘西銘遂與改鶖峯東所語録云

大器問不務科目如何曰言辭如孟子德行如閔子就無科目亦何妨自有無窮之樂

中秋夜侍飲畢大器行堦下先生仰視曰好箇明月昔

日有絶句云江城此夜月初圓照透窗紗人未眠好約東鄰同玩賞四無雲霧止青天後人求草書者常書此以答

先生因諸生夨容者曰居處恭性命就在中間朝日宋獻可來訪與說道理忘却酷暑先生曰收斂身心之功如此

鄭若曾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何先生曰飲食知味處便是道人各且思之大器對不以饑渴害之曰然

適茶至鄭讓汪威先生曰此便是知味處汝要易見道莫顯於此鄭曰如此何謂知味曰威長汝遜之故也不如此只是飲茶而已汝資質暗合分明是道如右袂長左袂短便不是今學者寬衣大帶裝成堂堂樣子與道不相干且聖人顧諟天之明命滿目皆是道理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大器問閉目便錯了何謂先生曰非禮勿視云云又問致曲心粗只是心不存否先生曰然必以集義為事自是勿忘譬飲茶時如此不飲茶時亦勿忘

此謂戒慎講著就此下手做去有著落有持循

鄭若曾問動静先生曰動静以時而言亦以事而言静字不是死的方戒懼便是動矣獨則耳聞不得目見不得又無形容可狀當屬已若人不消說了慎獨無有作好作惡無纎毫私意便是某常講致曲即是慎獨子思推原學問大根本在慎獨故致中和便能位育天地萬物原同一氣來歴聖人自有中和學者必先慎獨而後有此

問費隱分體用否先生曰此體用分不得指門腔是體為人出入是用燈能照滿室是用光是體此極言君子之道大也先舉衆人與天地聖人而言後又舉盈天地間飛潛動植而言皆是道也自何處做起造端乎夫婦耳能乎此便與天地萬物為參伍

問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曰此如孔子曰某之禱久矣一般孝弟之至通乎神明故實理得於心發言中節周旋中禮可以質鬼神可以並日月可以格祖考夫何故已

心元與鬼神日月祖考一氣也

大器曰諸生聽講後皆鼓舞喜其有得先生曰省得就此下手著力做去進退不已日入於高明勿但喜其有得而又失也

學者欲觀天文先生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雖然古亦有觀天文者矣如伏羲仰觀象於天必近取

諸身如此觀天文却不妨先生看鷹尹先生章疏嘆曰
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大器曰尹先生讀參也
魯乂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
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耳
先生謂大器曰彥明語録皆是行事之實上蔡論天地
論鬼神雖精亦頗遠惟中間説惺惺法别後去一矜字
甚好與尹氏似也看前人言語亦要揀擇
問堯舜於變風動曰堯舜一心只是愛民自家茅茨土

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身做起只要自處得淡薄些長老處厚些兄弟處厚些積誠久自感化

何叔防問南北士習不同先生曰勿論南北南方如濂溪南軒延平晦菴諸賢輩出當時有偽學之禁朱子在朝只四十七日周子終於小官天下風俗至此豈可論

南北耶

城又問今學者亦多惡人講學先生笑曰汝亦為人所惡乎足見汝學問進處是拔乎流俗矣不然則一箇身心不知安泊何處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器又問見惡於同門友何如先生曰求結金蘭之契方可為友所惡則無所容也

問躍如卓爾相似否曰亦相似此隨時變易無私心方見的叔防曰亦難見曰不知汝有多少念頭也故難某

今如衣服為身謀者亦忘了只當官不能盡職恐言差恐行差則有之故嘗略窺見景象耳如馬伯循先生便省得某見輒不及穆伯潛先生曰馬伯循甚可愛

鄭若曾曰做工當自不動而敬始為第一著大器以為意甚好恐初學遽難先生曰若做得去甚好鄭曰慎獨不能造聖賢是落第二著了先生曰此却迂闊陷於高論矣

先生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張子

曰糟粕煨燼無非教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其也皆是一意也

問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先生曰只是因時制宜耳如元朝以貪官汚吏而亂我太祖遇劉伯温徐達輩誅殺貪汚以致治如漢高時民遭干戈瘡痍至文帝遇周勃便生養安息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云

先生問諸生曰汝輩在此衣服飲食須要儉省積久後

便得其父兄懽心就是問學也又曰禹無間然三事人若做得這三事便是大禹了大器曰自古聖賢須從這裏過觀孟子論天降大任於是人尤可見

先生曰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大器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彦明焉且自涪歸嘆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先生曰樊少南甚明爽有座客曰某人劾某人某人令

果去矣某人方好了也先生曰從前面已自好也座客又辯少南曰先生言自明白大器曰省得人說話甚難良佐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在孔門惟顏子於吾言無所不悅語之不惰故與回言終日若子貢省不得則曰夫子不言小子何述子夏省得過方肯篤信聖人先生曰這却不可如此比擬又問論語一書近來甚喜看曰當意外看未有知而不好好而不樂如十九篇是言之一貫鄉黨一篇是行之一貫即衣前後襜如也中間

多少道理是以孟子學之左右逢其原

先生謂汪威曰大器在柳灣不似今日自家說得話人只要好學程子曰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若擴充去還大著遠著充塞天地之間亦在此汪威曰大器與人能因事規戒又且善道之先生曰大器能以直言規人汝能受大器之直言皆可謂庶幾乎

應德問月令甚瑣碎不可看希古說歷歷可行先生曰還應德說是只如尚書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便好若十

二月便難行又如劉向云某事應某事失反使人君不信

大器問功名富貴實是一途先生曰古之功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轉乾旋坤繼往開來今之功名富貴之標的也

先生謂程爵曰功名得之不得有命爵曰儘安命只恐父母心不喜先生曰固然父母望子中舉甚切若中了為官不好父母亦不安且父母豈不欲子為聖為賢其

望子之心儘無窮盡矣人子却又不肯體此

呂時耀問平日曉得戒慎恐懼臨事對物畢竟引之而去者何先生曰還是工夫不熟程子曰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問范文正公為人清苦先生曰甚好襟懷做秀才時便先天下之憂而憂若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不甘清苦便不可與入道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說得好問人心不公其故安在曰勿以喜怒為愛憎勿以同異為賢愚須克去已私方得長進

問人多惡聞過先生曰仲由喜聞過為百世師湯改過不吝周子曰人大不幸不聞過昔簡子之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此可以觀聖賢之别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陜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裏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

有此氣象在亦脱俗怎能勾便中庸也

問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先生曰這幾句説得純粹又問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曰這幾句似覺爭差將顔子忘世非仁乎

大器問今有女家父將喪男之父母即使子迎女過門又欲子完親如何先生曰禮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若女過門毋死不復反今女父母將喪迎嫁皆非禮而況於完親乎

先生見林頴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耳

先生謂克諧曰近與學者論致曲凡事致其委曲纖悉合當處纔是工夫無處無之也欽夔曰誠形著明動變化與定靜安慮如何先生曰定靜安慮主在已言動變化却及乎人物而言曰動變化其在慮之後乎先生曰然曰致曲工夫權變俱在耶先生曰未可先便與權然

權亦在其中曰誠明就爲孰頭曰致曲工夫就便是明誠盡頭

夔問忿懥恐懼憂患三者其情若同而好樂一焉何也先生曰三者亦不同恐懼在事變倉卒之臨憂患在平時雜念之起忿懥則程子所謂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蓋與好樂本四件也又問忘怒觀理理有是非非則已矣是亦當發乎曰理當怒而不發非是也又問怒雖當發若能觀理則氣亦平而分數不至太過乎曰

然

夔問象山文集看來多鶻突先生曰自是高明的人曰荆公祠堂記論荆公亦甚纖悉言荆公志節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惜哉公之學足以負斯志而不足以遂斯志敝斯義而不足以究斯義也而元祐諸臣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哉故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惑反以固其私而成其意也先生曰做荆公文字只好論荆公得失元祐諸

臣排擊是非自合於司馬君實諸公文字上見之且荊公志雖高邁節雖廉潔然必為孔孟則何可得蓋其所學實非孔子之學若荊公無意必固我安肯必變新法至若伊周勳績又全然無矣亂天下亡宋室則有之象山此記却偏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問於克諧克諧曰不暇看也先生曰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假字煉句誇多鬬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況百家

詩乎
有一生之先人亡二十餘年矣一日來求墓志先生曰當著墨黲淡衣服不然只是不能致曲昔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張其怡問吳草廬今去了血食如何先生曰他是宋進士又仕元朝又無建立去之亦可其怡曰生於其地不

得不仕曰此則許魯齋是也吴本生在江南其初猶未為元所屬

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

大器問龜山語録不如上蔡明白先生曰各有所得處上蔡行事處多龜山論講處多然皆不如尹子之切實

大器問尹和靖云中庸自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似過於分别

予先生曰其實分不得不知其大者皆小也其小者皆大也

先生嘆為學之難曰朱光庭在宋朝出入恭敬蘇東坡常戲與人言曰何日打破這箇敬字程氏之學不行蘇氏戹之也蘇負文章又有時名其設心如此

林子仁之叔父待子仁如子既喪矣子仁甚哀慼欲重禮報之問於諸名公諸名公曰先王有定制無如之何一日服吉衣來見謂已過一月假也先生曰當去此衣

制齊衰以盡情子仁遂行之

揚州有五士謁先生中間一斬衰者問太極剛柔先生曰太極剛柔只在目前不是高遠的如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便是太極剛柔如此講求方不涉於虛無後其人杜門守禮以終喪

先生謂大器曰千慮萬思不如一靜千變萬化只在一心大器曰靜無欲之謂心如穀種之謂又曰心上起經綸如何先生曰那經綸固是心上起但看怎生樣起又

問曰就在穀種上生起穀種焉能生曰仁而已

先生觀我太祖作閱江樓記嘆曰信非詞臣所能及且停止閱江工作而曰無一人來諫真聖人也當時諸臣萬倍不及矣試想像是何等胸襟是何等創造

諸友贈王朝二卷請書大字先生乃一書朋友切偲一書言而有信且曰不但行之者如此送之者亦當如此當時諸生俱惕然

先生講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大器曰昔聞先王之教加

敬於瞽子方是學此心隨處發見在南京或泣途者與之以錢在蕪湖或夜乞者與之以飯若錢與飯或時不便則此情若過不去一般却憶昔日未聞教時遇此樣人似全不相干涉先生曰甚好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但不止敬此等瞽子也凡無告無勢者皆瞽子也

希古曰程子說邵子苦心如何先生曰孔子發憤忘食又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不知如何景象希古曰聖人未必是如此葢謙辭耳曰最不會說謊的是孔子且伏

羲上古聖人仰觀俯察顏子是一箇大賢鑽堅仰高瞻前忽後揚子説顏苦孔之卓何等苦心今人都要捷徑求自在去了是以不能入聖

問禮樂可分否先生曰不可分禮樂乃行道的器物道不過五倫惟禮樂能舉之如有一顯官每朝高聲問安父母方寢心不安是一於禮而失其和敝處有一秀才父子嘻嘻甚是嘲戲是失其禮而一於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如司馬温公事父兄因寒問衣得無薄乎隨時

致問不驚人駭俗藹然可愛易曰中孚豚魚吉何城問後世君臣但見其禮而不見其和和復可行否先生曰只遇主於巷納約自牖信而後諫便是和的意

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曰然

先生嘆世之學者曰人真實爲舉業陷溺久矣講書只求分截不求義理乃利心害之須要將舊所填塞的盡掃去了又換一箇心腸方可

何掌科說刑部有一婦人與小叔通此婦人夫喪了止有一子婦人又與他人通嫁之他人後又出之婦人歸小叔遂收之爲妻其一子恥之乃殺小叔刑部問以殺期親尊長死罪大理評不當死刑部曰律無該載請旨先生曰律有上下比附春秋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

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茲叔與嫂姦是無人倫弟無其兄姪可無其叔矣其殺之不當死罪

閗為政之難何故曰只是巨室梗之耳昔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此謡皆因逆了三家左右之心若民則甚喜若大旱之望雲霓三月政成化行又誦曰袞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此非有兩聖人也

先生嘆曰最是異見異聞的人難化他先有一說横於中了常人雖粗淺然無所污染與他講說倒肯篤信力行吾輩今日只將與常人說的話向那異聞異見的人說不知能轉否

問為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打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諸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

先生謂諸生曰天下多少英俊他自家不肯為聖為賢他若看別人為聖為賢或偶見有不是處便識得輒譏笑故君子之學須是誠意又要恒其德使在近朋友信之在下鄉黨信之又要賢者稱之不然又是同流合汚

諸生私揀論語緊要處質問先生曰論語書處處皆義

理精微不知諸生以何者為緊要以何者不緊要

有尊官說一舉人欲拜門下甚好詞賦曰此人好資質却為此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尊官亦因之愕然

陳世瞻與大器進見先生曰某連日多事世瞻曰皆道之所在先生笑曰但須要一言一行一事一物皆常看見此道在不可既退放在背後做兩件事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送過屛風又叮嚀曰可當一件事行便是得了路頭也

先生謂大𦈯曰人安能如顏子閔子子路挺然獨立於世其德行卓然照耀千古如閔子則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若别人便纒繞解不去

陳世瞻問欲使南北一樣士習可能否先生曰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所不同者特風氣山川隔著耳學者不可以其隔處自限也思慎不見夫子以中和變南北之强乎

希古問剛好柔好先生曰剛好孔子以為未見曰内剛

外柔如何曰還內外剛好若內剛外柔只是為保身家常法論學還不是

應德問文章定不得人先生曰為學的終不同有這般意向臨文時輒一露

先生謂諸生曰須解去舊習方可下手做得工夫人資質禀得不甚純粹又為習俗所薰染原本或既不好外面乘所感的只管受了如何進道如佛家受想行識一般渠亦且在此用功

涇野子内篇卷九

涇野子内篇卷十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章詔問嘗與朋友講論國家有三大患一邊方之害二宦官之禍三閘河運道之苦先生曰是固然所謂大患者尚不在此詔三請答曰當今大患只是士習不正耳蓋天下國家所恃以治安者惟人才若士習不正則其患何可勝言自是屢言及此蓋深探其本也

先生謂詔曰古之聖人只是虚心取善如堯則稽衆舍已舜則好問好察大禹聞善則拜孔子好古敏求且以舜之聖知何如也歴山雷澤河濵之人其微賤又何如也舜與之羣居並處而其人之有善尤樂取之未嘗自以為聖亦初不見其人之微且賤也則舜之心廣大何如哉厥後孔門獨有取於子賤為君子以其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既宰單父猶師事賢於已者有五人用成不下堂之治孔子嘆之曰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若子貢則夫子但許其器固未至於不器之君子矣他日夫子謂其日損則好與不賢者處也子賤其可法乎

問為學難曰學者切要工夫只在克己克己之要須自家密察此心一有偏處即力制之務有以通天下之志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詔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顔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

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

問今學者論舉業德業為二可乎先生曰舉業中即寓德業試觀所讀經書及應舉三場文字何者非聖賢精切之藴仁義道德之言試以是體驗而躬行之至終其身不易德業在是矣

謅每以先生常言學者甘貧改過從事頗有功曰然能

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舉不足為累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大抵過失亦多生於不能安貧中來貧而能安過亦可少觀於顔子可見矣雖以成湯之聖而猶曰改過不吝秦穆公霸者之君耳其伐鄭歸而悔過自誓之言乃列於書之終篇與帝王並稱也過只不宜頻復貴於速改

學者問天下事事物物俱要理會過可乎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如禮樂制度錢穀甲兵獄訟之類皆當究心

庶幾他日可以應用至於各年通報諸臣條陳政務亦各有善處可覽記之但不可鶩其心鶩其心則本心之仁已亡所多識者猶口耳也亦不足以應務

語莆田林賢曰學者人倫日用冠婚祭射之禮尚未能行却輒言論高遠且為學當有轉移活法若說只閉門澄心便了了天下事恐未必能了也

或問朋友講論多不相入先生曰須要心氣和平使人聽服不然則至爭辯面頸發赤雖講之善亦是不善也

所謂學安在哉

先生語基學曰朱子平生只以正心誠意四字告君格心之學誠不出此但執定此法恐人君資稟學力有所不逮便生捍格要當有入手處或隨其偏處救之或就其明處通之方是心意活動

基學論日月明學者只惟學其明處不必學其照處先生曰何不學天日月亦天之運用者耳苟為雲霧所障則明掩矣若天地日月風雲雷霆霜霧皆所馳使運行

者也

問講學曰切不可執泥已說如此等人則雖有善言執而不悟人亦不告之矣學者須去此病使聽得四方九州之言始於已有聞善之益不然則聞見狹而遺乎善者多矣惡在其為學

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後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傅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為行也縱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静則人性偏於静者須别求一箇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諂曰此可見聖人之言約以弘辟之於天諸子則或言日月或言星辰或言風雲霜露各指其一者言之若聖人則言天而凡麗於天者舉在其中矣然言天

之道於穆不已君子之學當自强不息此希天之道也

若是則前所謂靜所謂誠所謂敬與禮者一以貫之矣

詒鄙見如斯未知可否曰然

先生曰今日諸生相聚皆四海九州之人一旦於此講

學非意氣之孚不能若此講論道理乃天下公共之理

若有未善當極其辯論以求其是毋吾以也

問聖賢教人之方曰大學乃是立定規矩條目使人有

所持循論語則多因門人弟子問答及君臣相與之言

各就其資稟造詣與夫人之病痛處言語孟不必同於中庸中庸不必同於語孟拘拘執一者非也

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辯論莫太高遠予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為量度亦是

先生曰子見齊衰者與瞽者甚敬之至於冕衣裳者施敬一等細想其心堯之不侮鰥寡舜之不虐無告文之惠鮮鰥寡其揆一也所謂老安少懷者即此氣象學者果能視尊貴與鰥寡者無異則其心即前聖之心蓋自至公至仁處得之也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閒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焉眼底交遊所不變者

惟何粹夫乎故嘗贈以是言學者須知此意

問讀書作文先生曰學者雖讀盡天下之書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體驗見之躬行於身心何益於世道何補故學者不貴於文藝當涵養本原修其德業其文學自著矣

先生謂詺曰學者須盡知天下之事通得天下之情如在一鄉須使一鄉之人可化縱是愚夫愚婦亦可與之相接說得話不見舜之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濵人皆親

之化之何故

問儀禮曰此先王經世之書廢於後世久矣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如冠婚祭射等篇既講究之尤當習演其事非惟檢束身心宛然可復見先王時景象故嘗語學者當先學禮

問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如父母何曰當時顏子父母在必能諭之於道不然則以簞瓢奉親而親或不悅則顏子雖欲樂得乎以是知求手舞足蹈之樂

有處也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顔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此語極好夫顔子心胸何等弘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殀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顔之樂處正在於此

問顔子之學曰天資極高不易學學者且當學曾子曾子以篤實之資動皆守禮學之有所依據如禮記所問與夫子論孝等篇皆其隨事精察而自有得一日三省

尤見切實之學故夫子之一貫亦因學有所得而語之其餘門弟子不能及也故曰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世之儒者不問學者之資稟而槩以聖人一貫上達之理告之則是誣之而已矣

問逝者如斯曰程子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義極精蓋人心本與天地相通如西銘所云者苟其心少有私意扞隔把天理間斷了便是不能謹獨與天地之化往而不息者異矣何有乎天德則王道安

從而行故惟聖人之心至誠無息

詔問程子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辟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方得先生於抄釋曰人須思如何能大其心詔以為欲大其心莫先於克己先生問如何為克己詔曰人之心本自廣大但為私意蔽之則狹小矣故學者之心一有偏私即務克去庶以復其廣大之體如何先生曰固是必如曾子之弘毅西銘所謂民胞物與始得且如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人雖或力量

不逮却不可無是心如張子見皇子生則喜見餓莩則戚的心方好然此心安從生詔未及對他日又問曰只是須養仁心自無已之可克矣

先生曰灑掃應對雖下學事然詩曰灑掃廷内維民之章程子曰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又曰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辟則子貢答太宰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為聖之外事固非太宰之意矣至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

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又乾坤之理何其廣大夫子繫易乃比於門户闔闢之間可見道理至近切不必遠求闔闢只是動静甚易簡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

問治六經先生曰此皆聖賢精義妙道所在學者非徒以資辯博也蓋聖賢前言往行固有後學心思所不及躬行所不到者誦其言將以廣其知識增益其所不能也

問王道曰只當以養民爲先如孟子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後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此正是王道之大爲治切要誠不出此後世敷陳王道者雖千萬言而不足不知其要安在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舜在當時止用五人遂斡盡天下之事而成於變風動之休後世用數千百人中間豈無豪傑而天下治卒不古若何也先生曰五人之

德固不可尚而其心至公無私其賢能彼此相讓略無一毫嫌忌間隔之私而舜又以至聖之德臨之五人之用各當其才而五人之所舉而用者又皆五人之才君臣上下同一公心耳詒因嘆曰此隆古何等氣象後世人各一心有賢能者多為人所妬嫉且才者非所用用者非其才舉措失宜勸懲無所於用況君臣情隔上下道睽如何可復三代之治
大學絜矩不必拘拘以傳中次第言之便當如身任天

下之責欲行絜矩必先理財使民生得遂欲理財以養民須要用人欲用得其人須公好惡公好惡則善人在位不肖者屏去舉賢必先退不善必遠如是庶善惡知所勸戒若求大道得失之幾則惟在於忠信驕泰而已諸友侍坐因論及天下之事詔問曰方今民窮財屈有憂世之志者當何所先先生曰莫先於講學何謂也曰且如此數人者講學既明果能同心同德他日措以致治無難也詔曰學者必心術明學術正得行其志則以

斡天下之治而濟天下之民誠有推之而自裕者先生曰然

問令天下守令多不愛民者何先生曰守令於民最親茍得其人則民生自遂守令欲行仁政則惟在克已在知言不能克已則心又偏私不能知言則言之是非得失無以辨不免為下人蔽惑奸人欺罔其弊何可勝言宋室當天下甫定之時則藩鎮之為禍在所當懲若高宗時土地為金人侵削甚矣故李剛上疏令臣下能復

一邑者與之邑復一郡者與之郡雖亦藩鎮之意正所以強宋也此誠謀國之大權惜奸邪汪黄沮之不行為可恨耳豈惟守令要克已知言乎

諂嘗怒一惡人先生聞之戒曰學者要當以涵養德性為本暴怒切不可輕發若恣性直行動與物忤中間便生多少怨尤此等人固可惡以吾儒何所不容何足與較夫我則不暇於此矣故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所以學者治情為難若事雖是義君子固以為質了尤當

禮以行之孫以出之若徒以為義而徑情直行便少禮行孫出工夫故君子於事至吾前必詳審斟酌而後行之庶幾無悔詔即自痛悔因思往日惡惡太甚偏於剛隘適招怨尤無益也書以自警

詔問處宗族有不善者如何先生曰若可化則以禮義諭之使之自悟如不可化亦當委曲容之可也故門內之人寧使恩掩義

問蓍龜卜筮之事曰龜卜則用三人故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必其人心至公無私公則明明則自能察其休咎苟心非虛明何以知之若著則全要誠意感格方可揲故龜所以教人心之公著所以教人心之誠非規規於卜筮也其實公則無不誠誠則無不公

唐虞之世刑官只是皐陶爲之明五刑以弼五教而已豈似後世刑官以爲極大極重之事又或逞其智術有能斷一訟得一情則喜甚至煽威恣虐歲煆月煉略無哀矜惻恤之意彼安知刑之本只在斯民生養之遂教

化之數誠使之各遂其生而知禮義則刑自然省矣

戴時化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謂學者體此當必有事焉諂曰若此心常存則道體常在目前故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正是此意先生閧之曰爾兩人如此講論卻見用功切實

論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即其所陳之事如闢土地治田野養老尊賢等是也乃因其言之善而明考其功謂詢事考言聽言觀行是也若是則自無所毀譽世至

春秋毁譽不公時君莫辨惟齊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
誅賞嚴明齊國大治可謂善矣後至西漢猶有成周遺
風故多循良之吏如黄霸守潁川八年致鳳凰神爵之
祥曾恭宰中牟能致三異即是而擬之古昔鳥獸之巢
可俯而窺者亦為庶幾此前古何等氣象諸生正宜將
此想像體貼如居一鄉則必化一鄉之俗他日治一邑
一郡則必有此意方好庶不負今日所講矣
諂因辭謝久庵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

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似太偏昔唐仲友為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為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為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為之奏辦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偏乎諂閩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訐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

是非毁譽初豈足憑久之便自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録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

壬辰五月九日詔自北回謁先生於鷲峯東所亟詢經歷道途生民休戚詔對以自離張家灣武清縣至景州安陵地方餓莩盈途旱蝗蔽天先生蹙額顰眉嘆曰誰當以此轉聞於上以急救此無辜之民聞陜西地方旱荒尤甚詔曰歳凶如此猶見貴官行舟過用人夫糜費

供億全無惻惻之心似未嘗讀書然不知何也先生曰蝗旱為災細此等為災大蝗旱之災實此等所致也

先生語諸生曰民生不安風俗不美只是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只為惟見功利一邊鮮知道義所以貴於講學者又不在言語論說之間惟在篤行道義至誠轉移而已

詔問於先生曰學者只怕壞了心術如浮泛之人雖有文才無些實用於世何補若心端則行確此等人才出

而見用必有益於蒼生先生曰然

先生每語諸生曰若等既以道義相聚必皆意氣相孚務以平日之所講者發揮於言行之間善相勸過相規有一言一行之善即稱勸之以厲其志有一言一行不善即規正之以速其改如是便能興起向道庶不負此良會

先生謂西漢人才還是重厚如周勃恥言人過丙吉擁立孝宣至死不伐故能養成漢家忠厚之風非後世可

及也

惟熙問克伐怨欲何以能使之不行先生曰即程子明理可以治懼數語例看可能也蓋人之好勝者多由其心之弗虛故虛心可以治克人之自矜者多是為人故為己可以治伐人之動輒忿怨者只是不知命故知命可以治怨人多嗜欲者只是不能見理分明故明理可以治欲其究惟在求仁耳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

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造詣清苦亦庶乎原卜之閫矣

先生謂漢武帝初年無所不好神仙征伐財利文學其人各以類而至惜一仲舒真儒也却不好而又斥之故其治駁雜幾於大亂耳詔問西漢之時去古未遠何真儒之少而只一仲舒耶先生曰只縁未能興學耳詔曰莫縁秦坑儒之後加以漢高輕儒嫚罵是以道學不明於世故士之知學者益鮮耶曰亦其然

吳佑問思慮紛擾何以除之先生曰夫心不妄動之謂靜若思慮紛擾是妄動也只當先知所止則心自定靜矣李宗本曰是亦由於不能安貧中來耶先生曰亦是若能安貧則雜念自除詔曰亦當先安於義命則能安貧而思慮自除先生曰然安貧即是安義命

允生謂明相宗本在監當擇好友常相與講論善道方好二子謂朋友中志向亦有不能盡同者先生曰只虛己下人誠以待之如郭林宗之在當時自能化人若茅

容之避雨樹下孟敏之墮甑不顧皆林宗感化之人也葢以善道語人而人或不信服者猶是己之誠有未至也不必責人

詔同惟時謁先生因論沈繼祖誣毁朱晦翁以不孝不忠不能正家等事然則詆毁之言雖聖賢有不免且如近時有二縉紳先後任太守俱有才名只因不受囑於士夫而痛懲豪右遂謗毁大興一則落職歸一則自陳養病嘗見士大夫被求全之毁者十常六七而縉紳每

論及此往往有不平之嘆將如之何先生曰只管行已之道彼肆謗者將自消矣是非真偽久之自白豈足為賢者累哉其他則在執政者公且明耳執政者公且明也其謗亦難興乎

先生常論王道只以養民為本後之仕者却又辦簿書急催科理獄訟善逢迎事上官者為賢甚至貪殘肆無畏忌乃習成一様虛套遮飾哄人至於養民之事漠然略不加意哀哉斯民如之何不窮且盜也如今只要不

諂諛不貪錢不説謊者便可以安百姓

諂問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其道德事功竟非後世之所能及後世書愈多聞見非不廣無乃人才務末而忘本故德業愈不逮古歟先生曰臯夔稷契親受堯舜精一執中之傳聞一善即得一善見一善即行一善何等專確况聖賢傳心之要既親受之又何用書籍後世書雖多看一部即丟過一邊求其以書中聖賢之言實體而躬行者有幾况既不得聖賢心法其所讀者不過口

耳記誦而已聖學不明士習浮靡又安望德業如古人耶

詔問天下之民所賴以為養者惟土田然天下之田畝甚不能均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册以均其田税庶絶通弊使小民不致重累然欲丈量只在得人然尤貴於得法田地既清他政自舉不識如何先生曰然近時有蘭州人段紹先者見任南京兵部職方郎中先尹河南杞縣亦嘗如此量之彼令田户報實畝數各四至插

標於田中畫為數區每區之中各註每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册及親臨其田地隨他掣簽量之驗畝任糧遂得一縣田地清而稅糧均誠哉天下事只在得人詒又曰且尤不可畏其難以為不可為將使斯民永無安養之日矣曰然

詒問陸象山論心不論性亦以心為之主宰性情固在所統歟又歐陽永叔謂教人性非所先者其亦夫子罕言性命乎先生曰性命理氣固要講明必措諸躬行方

是親切性命自在其中庶不為徒講也陸歐之言亦有弊

詔問士大夫作古文只宜平易典雅今多尚竒可予先生曰漢人有一事便説一事有一言方説一言皆是心中發出無些粧點枝詞蔓語所以近古下逮六朝晉魏之文只是浮詞粉飾辟如醜婦全藉脂粉原無本體殊為可厭夫天下之治平雖不盡係於詩文然文章實與時高下其文如此則世道可知矣他日與易伯源論文

曰人若有養䕃之文詞無非說理自不暇為靡麗浮誕之詞伯源曰古文溺意於文者其聞道便少方今靡心日盛故本末輕重之間學者尤宜決擇

諂問夫子答子貢以博施濟衆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他處言仁甚大此則必歸之聖似有小大之差者何先生曰此仁字當指仁心而言今人有仁愛之心而恩不能徧及於下民者亦多矣若聖人則不惟有是仁心其作用處自别要亦不外於用人故謂之聖者其間自有

裁成輔相的意其堯舜猶病者堯舜之心固猶有不足於此可見博施濟衆之難非獨仁者之所不能也即如今有司賑濟的一様如發倉廩散財以賑民亦可謂博施矣然或不能立法或用不得人致使奸人作弊故有饑民而不得領者有方領二三錢先已用去大半者所以斯民全不沾其實惠便是不能濟衆故學者以克已復禮為仁能見之施為運用處方可

詒問天下所恃以為用者人才耳然今學校之所養與

科目之所舉者亦未可盡謂得人愚意在上者一轉移之以振起其道義之風嚴加考訪將三等簿著實舉行務先德行而後文藝庶人心警勸先生曰祖宗設立卧碑及命提學官勅諭亦是此意但奉行之人多玩忽耳且自童生入學及生員科舉時皆須里鄰重甘保結但有平素行止不端者不許入學不許科舉古者鄉舉里選之意亦不外此若如今或隷卒之子犯十惡之家但有輕猥子弟畧會讀書便營求生員以抵門户師生貪

其厚賂一槩縱容全無顧忌大壞學校正此輩也士風安能得厚

鄒際虞問國家解軍之法備矣其何更有許多之弊且如今年軍士逃的各年清軍查出解役便費許多錢糧亦無到役者如何先生曰未盡然亦在我們講學的人問軍士與講學何與曰在總理這些軍職官的茍能使這些軍士人人飽煖則軍士之赴役如行者之赴家雖逐不去矣今軍職官賄賂總理官營求管事這些財是

何處出皆是削軍之脂膏以償也際虞又問軍士既缺糧當有餘然亦無積餘何也曰雖有積餘因公扣除者亦多矣田大本曰在湖廣邊上昔日指揮千百户只有數人今日指揮便以數十計千百户便以數百計昔日之軍皆變為官矣先生曰此難以執一論如在邊上有首級便以課功如南京便無此只是掌軍官不知憂恤故逃耳際虞又問如前日見分布足銀兩那些指揮千百户爭分彼此攘奪總理官亦莫如之何曰怎麽不在

總理的他把這些軍官區處停當依時分布如有爭奪者則重懲以警其餘又曰際虞勿以予言爲迂你纔說軍士之弊要盡救無階又與總理官說亦不信只好講明這道理預養吾仁心他日得志措之天下可也

先生因朋友在監疾久不愈者謂諸生曰人多是思慮紛擾襟懷不舒展故疾難愈若屏絕思慮放開襟懷此便是却疾之方可以勿藥自愈也學在其中矣

詔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許其仁何耶先生曰學者

惟於仁處下手做工夫則雖克伐怨欲亦易去矣且如司馬君實何等忠誠何等才學當時欲去青苗之害至免役之法亦欲去之蘇軾諫之不聽乃曰公昔能諫韓公刺義勇公今執政乃不容人諫耶及開封尹蔡確逆迎其意而奉行之君實遂悦而不知其奸矣謟對曰竊嘗謂君實雖是純誠豈其於仁猶未能盡純耶陳昌積曰吾輩今日雖講明正學使他日在位或疾惡太甚安保必無此失乎先生曰更當上達子發問何謂曰無意

必固我耳

涇野子內篇卷十